



关于男人

米心



关于
男人

老舍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责任编辑：丛培香

关于男人
Guanyu Nanre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83,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插页 6

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150

ISBN 7-02-000338-9/I·339

书号 10019·4266 定价 1.95 元



一九二九年冰心与吴文藻博士结婚丽影



一九四六年全家合影



一九八三年全家合影



一九八二年与老伴吴文藻于客厅



一九八三年与二弟谢为杰



一九八六年于客厅



一九八七年于书房



一九八三年与巴金于北京



一九八七年与叶圣陶于北京

序

舒济同志要把我正在写的《关于男人》编成集子，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认为篇幅太少了，因为截到现在为止，我只写了几位我的亲长、老师和几个弟弟。她说：“您的其他集子里还有许多关于男人的文章，也可以收进这本集子里。”我打开我的几本选集一看，里面有记述我所敬佩的萨镇冰将军、叶圣陶老人，还有追悼毛主席、周总理、廖公和悼念我的朋友：老舍、靳以、郑振铎、罗莘田、郭老、茅公、张天翼、李季……甚至只有一面之缘的面人郎、和十三陵水库的饲养员张新奎，和“小男人”——“十三陵工地上的小五虎”等等，也许勉强可以凑成一集了。

近年来有好几个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选集，编来编去地就是那几篇东西，我自己都惭愧得不敢去翻！不过正如我在《关于男人》的前言中所说的：“我这一辈子接触过的可敬可爱的男人的数目，远在可敬可爱的女子之上。”我自伤腿后，成了废人，八十七岁的人，恐怕“也行将就火”，我想只要我在世一日，只要有闲空，我还要将《关于男人》继续写下去！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七日之晨

目 录

序.....	(1)
关于男人	(1)
(一)我的祖父.....	(2)
(二)我的父亲.....	(5)
(三)我的小舅舅.....	(8)
(四)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12)
(五)我的表兄们.....	(15)
(六)我的老伴——吴文藻.....	(18)
(七)我的三个弟弟.....	(44)
记萨镇冰先生	(55)
面人郎访问记	(62)
一个最高尚的人.....	(70)
十三陵工地上的小五虎	(78)
悼靳以	(84)
“人难再得始为佳”	(88)
遥祝中岛健藏先生六十大庆	(91)
毛主席的光辉永远引导我前进	(94)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	(99)

悼郭老	(106)
怀念老舍先生	(111)
追念振铎	(114)
追念闻一多先生	(119)
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	(123)
追念罗莘田先生	(127)
不应该早走的人	(131)
悼念茅公	(133)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135)
悼念廖公	(138)
他还在不停地写作	(141)
悼念伯昕同志	(145)
回忆中的金岳老	(148)
忆天翼	(150)
悼念梁实秋先生	(154)

关 于 男 人

四十年前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隐居的时候，曾用“男士”的笔名写了一本《关于女人》。我写文章从来只用“冰心”这个名字，而那时却真是出于无奈！一来因为我当时急需稿费；二来是我不愿在那时那地用“冰心”的名字来写文章。当友人向我索稿的时候，我问：“我用假名可不可以？”编辑先生说：“陌生的名字，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我说：“那么，我挑一个引人注意的题目吧。”于是我写了《关于女人》。

我本想写一系列的游戏文章，但心情抑郁的我，还是“游戏”不起来，好歹凑成了一本书，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在《关于女人》的后记里，我曾说“我只愁活不过六十岁”。那的确是实话。不料晚年欣逢盛世，居然让我活到八十以上！我是应当以有限的光阴，来写一本《关于男人》。

病后行动不便，过的又是闭居不出的日子，接触的世事少了，回忆的光阴却又长了起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接触过的可敬可爱的男人，远在可敬可爱的女人们之上。对于这些人物的回忆，往往引起我

含泪的微笑。这里记下的都是真人真事，也许都是凡人小事。（也许会有些伟人大事！）但這些小事、軼事，总使我永志不忘，我愿意把这些軼事自由酣畅地写了出来，只为怡悦自己。但从我作为读者的经验来说，当作者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来的怡悦自己的文字，也往往会怡悦读者的。

（一）我的祖父

关于我的祖父，我在许多短文里，已经写过不少了。但还有许多小事，趣事，是常常挂在我的心上。我和他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福州那时起，我差不多整天在他身边转悠！我记得他闲时常到城外南台去访友，这条路要过一座大桥，一定很远，但他从来不坐轿子。他还说他一路走着，常常遇见坐轿子的晚辈，他们总是赶紧下轿，向他致敬。因此他远远看见迎面走来的轿子，总是转过头去，装作看街旁店里的东西，免得人家下轿。他说这些年来，他只坐过两次轿子：一次是他手里捧着一部曲阜圣迹图（他是福州尊孔兴文会的会长），他觉得把圣书夹在腋下太不恭敬了，就坐了轿子捧着回来；还有一次是他的老友送给他一只小狗，他不能抱着它走那么长的路，只好坐了轿子。祖父给这只小狗起名叫“金狮”。我看到它时，已是一只大狗了。我握着它的前

爪让它立起来时，它已和我一般高了，周身是金灿灿的发亮的黄毛。它是一只看家的好狗，熟人来了，它过去闻闻就摇起尾来，有时还用后腿站起，抬起前爪扑到人家胸前。生人来了，它就狂吠不止，让一家人都警惕起来。祖父身体极好，但有时会头痛，头痛起来就静静地躺着，这时全家人都静悄起来了，连金狮都被关到后花园里。我记得母亲静悄悄地给祖父下了一碗挂面，放在厨房桌上，四叔母又静悄悄地端起来，放在祖父床前的小桌上，旁边还放着一小碟子“苏苏”薰鸭。这“苏苏”是人名，也是福州鼓楼一间很有名的薰鸭店名。这薰鸭一定很贵，因为我们平时很少买过。

祖父对待孙女们一般比孙子们宽厚，我们犯了错误，他常常“视而不见”地让它过去。我最记得我和我的三姐（她是四叔母的女儿，和我同岁），常常给祖父“装烟”，我们都觉得从他嘴里喷出来的水烟，非常好闻。于是在一次他去南台访友，走了以后（他总是扣上前房的门，从后房走的），我们仍在他房里折叠他换下的衣衫。料想这时断不会有人来，我们就从容地拿起水烟袋，吹起纸煤，轮流吸起烟来，正在我们呛得咳嗽的时候，祖父忽然又从后房进来了，吓得我们赶紧放下水烟袋，拿起他的衣衫来乱抖乱拂，想抖去屋里的烟雾。祖父却没有说话，也没有笑，拿起书桌上的眼镜盒子，又走了出去。我们的心怦怦